

E X 世界暴力极端主义 实践与理论研究

R

李捷 著

E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 世界暴力极端主义 实践与理论研究

R 李捷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暴力极端主义实践与理论研究 / 李捷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0

ISBN 978 - 7 - 5203 - 3379 - 5

I. ①世… II. ①李… III. ①恐怖主义—研究—世界 IV. ①D81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373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艳

责任校对 陈晨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06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极端主义”（英语：extremism，俄语：экстремизм）是指采用极端手段达到某些目的的理论或者主张。极端主义并非某一特定宗教的专属，将极端主义等同于某个宗教既是错误的，也缘于偏见和污名化。同时，也要看到许多暴力极端主义打着“伊斯兰”的旗号进行宣传和行动，但实质上已非伊斯兰教。虽然“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一用语容易导致偏见和误导，但考虑到学界的用语习惯，本书所研究的暴力极端主义即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Islamic Extremism）的概念目前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界定，杨恕教授认为它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层：（1）目标上。歪曲伊斯兰原始教义，提出缺乏权威认定的新主张，并用新主张达到政治目的：以对腐败、就业等社会问题不满为由形成反对党或反对派与政府讨价还价；以驱逐“异教徒”及其“代理人”为由攻击西方国家及本国政府；以“纯洁伊斯兰”为由打压本国伊斯兰其他教派；以“复兴伊斯兰”为由企图推翻世俗政权，建立哈里发国家，是一种“宗教一政治”运动。（2）手段上。在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不妥协性，“暴力性和不妥协性是当今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原则”，他们“强化战争之境（Dar – ul – Harb）与和平之境（Dar – us – Salam）的区别，鼓励采取激烈的手段，特别是以暴力的方式与颠覆穆斯林秩序的异教徒作战”，具有“暴力—恐怖”特征。所以，严格意义

上来讲，伊斯兰极端主义已经不是伊斯兰教，而是一种政治运动，是打着伊斯兰旗帜的政治运动。^① 与上述界定类似，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判断一个组织是否是吉哈德团体，有两个标准：一是是否强调回归纯洁的伊斯兰；二是是否相信暴力的吉哈德是一种个人义务（*fard' ayn*）。^②

根据对国外情况的研究，我们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大致有这样一些特点：（1）其产生主要源自几个被称为原教旨主义的教派；（2）在伊斯兰基本教义方面，强调《古兰经》和《圣训》的绝对权威，但在理解和解释上，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对不符合自己主张的解释加以绝对排斥，甚至予以清除；（3）主张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国家（哈里发），反对其他类型的任何社会改革；（4）教派意识（教派认同）很强，而国家、民族、地域等认同意识相对比较弱；（5）不少成员具有狂热的宗教情绪，强烈反对不同宗教之间的共处；（6）主要分布于西亚、北非、南亚、中亚等地区；（7）在同一教派中，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和解释存在分歧的现象较普遍，常有次级教派的划分；（8）主要在青年人中传播；（9）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化具有明显的反西方倾向；（10）一些教派或其中的组织具有明显的暴力倾向。^③

近年来，伊斯兰极端主义所驱动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特别是随着中东强人政治垮台和“阿拉伯之春”后西亚北非局势的剧变，“伊斯兰国”“胜利阵线”“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迅速崛起，掀起了以极端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的新一轮恐怖主义浪潮并肆虐至今。对于此次浪潮，可供研究的切入

^① 杨恕、蒋海蛟：《伊斯兰复兴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② Seth G.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RAND, Jun. 2014.

^③ 杨恕、蒋海蛟：《伊斯兰复兴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点很多。本书主要围绕以下主题来展开。

一 暴力极端主义的内在驱动力

根据杰弗里·卡普兰（Jeffery Kaplan）提出的第五波恐怖主义浪潮理论，^① 安东N. 塞尔索（Anthony N. Celso）指出，“伊斯兰国”和“博科圣地”作为第五波圣战主义恐怖组织，其特征主要体现在反对现有社会—政治秩序；对虚构过去的理想化；追求千禧式正义；以青年为主体的极度暴力；对领导层及未来秩序的神化等。^② 但是，此类极端和恐怖组织如何通过系统的意识形态及实践活动，使自身乌托邦式的政治目标充满吸引力和驱动力，上述理论未能展开深入研究。

近年来，关于恐怖主义及其运作网络是基于理性的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③ 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所实施的千禧式的暴力就明显与这种理性解释不符。^④ 例如，保罗·伯曼（Paul Berman）就曾批评理性模式未能解释在伊斯兰极端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极端主义因素。^⑤ 历史上，准宗教（quasi-religious）狂热也曾驱动较

^① 此次浪潮中恐怖组织的特征包括：(1) 源自于既存的恐怖浪潮；(2) 一个“理性”的极端意识形态；(3) 盘踞于组织腹地；(4) 以重建过去“黄金时代”为目标；(5) 摧毁旧世界及创造一个新的纯洁社会的意图；(6) 不妥协、以暴力反对内部异己者；(7) 完人的信念并试图创造全新之人；(8) 以种族灭绝式暴力创造所谓的“新社会”；(9) 暴力成为群体生活的一种方式；(10) 强调对妇女与儿童的征服；(11) 征募童子军和霸占女童；(12) 将强暴作为恐怖策略；(13) 跨代间的持续暴力循环；(14) 特别强调种族纯洁及民族一部落中心主义；(15) 务实依赖外部盟友以增强组织的存活能力；(16) 带有神权性质的独裁式领导；(17) 强烈宗教承诺支持下的末日世界观。详见 Jeffery Kaplan, “Terrorism's Fifth Wave: A Theory, A Conundrum and a Dilemma,”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2, No. 2, 2008.

^② Anthony N. Celso, “The Islamic State and Boko Haram: *Fifth Wave* Jihadist Terror Groups,” *Orbis*, Vol. 59, No. 2, 2015.

^③ Robert Nalbandov, “Irrational Rationality of Terrorism,”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Vol. 6, No. 3, 2013.

^④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⑤ Paul Berman, *Terror and Liber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Press, 2003.

大规模的组织，如法国革命和纳粹。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的论著详细地论述了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自我毁灭的暴力行为之间的关联。^① 就当前的暴力极端主义组织而言，虽然“伊斯兰国”这一组织有能力实施短期内的理性行动，但是它们的长期目标却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当然，我们不能低估“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的吸引力。有媒体指出：

“伊斯兰国”以立即实现预言作为自己的信条，这至少能让我们了解这个对手的精神源泉。它即使身处包围圈，也依然信心昂扬，并且可以庆祝自己接近全军覆没。它认为只要保持对“先知”榜样的真诚，就会获得上天的援助。意识形态上也许能够劝阻部分人相信这个团体说教的虚假性而放弃追随，军事上也许能够控制它的蔓延。但对于像“伊斯兰国”这种不受说服教育影响的组织，其他手段也是重要的。这是场持久战，虽然不会持续到永远。^②

从意识形态动员来看，“伊斯兰国”的信息集中宣扬一个意志坚定人士及其家人组成的新社会，以及通过接受训练和参加战斗使百无聊赖者和心怀不满者得以“新生”和实现成就的过程。可以说，“伊斯兰国”的三重宣传运动——理想化社会、介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一极为公开的冲突、注重当下即行动——吸引了许多被招募者。在宣传策略上，“伊斯兰国”把政治、社会及个人三个层面的因素高度综合起来，它利用了社会经济的不满情绪以及遭遇排斥、边缘化、歧视或迫害的感觉，再加上潜在或实际缺乏善政、不平等、不公正和缺乏机会等因素推波助澜。它假装为潜在应征者提供获取“社会地位”、亲情、认同感和归属感、履行宗教责任和

^①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Graeme Wood, “What ISIS Really Wants,” *The Atlantic*, Vol. 315, Issue 2, 2015.

实现一个目的的机会（提供一个机会，不仅反叛腐败的现行政治秩序，而且要消除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之间的人为边界）。虽然极力借用宗教的寓意，但其理念是基于一种歪曲伊斯兰教的解释，并夸张地构建出教派间、穆斯林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历史宿怨。

相对于传统恐怖组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信息技术的普及成为极端主义组织鼓动极端化的便利工具。最明显的影响在于，互联网在全球传播图像的能力允许极端分子唤起社会和文化成员的情绪，包括对现实或感觉到的不满的记忆，作为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认同。^①但是此类研究仍有待深入。例如，人们普遍认识到，社交媒体为恐怖主义团体鼓动受众极端化提供了巨大的新机会。然而，很少有学者研究向这些受众传递激进信息的实际机制。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埃默森·布鲁金（Emerson Brooking）和新美国基金会战略学家彼得·沃伦·辛格（Peter Warren Singer）在《战争像病毒一样传播》一文中指出，社交媒体正在被恐怖组织武器化。社交媒体平台强化了“我们 vs 他们”的叙事方式，使容易受影响的人暴露在病毒一样的意识形态面前，甚至会引发沉睡已久的仇恨。^②虽然煽动仇恨仅是极端主义宣传的一个侧面，但以认同政治的视角研究其内在的机理，可能是有益的尝试。

二 暴力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

相对于作为外化产物的恐怖活动或军事对抗行为，我们更应该关注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较传统恐怖组织，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新型暴力极端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更为系统，更为极端，也更反现代。

^① Bolt, N., *The Violent Image: Insurgent Propaganda and the New Revolutiona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Emerson Brooking and Peter Warren Singer, “War Goes Viral: How social media is being weaponized across the world,” *The Atlantic*, November 2016.

研究“伊斯兰国”的著名学者海克尔（Haeckel）指出，建立一个疆域性国家不是“伊斯兰国”的最高目标，他们的抱负远比此大得多，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也许才是他们的最终理想。通过评估“伊斯兰国”的宣传杂志《达比克》（*Dabiq*）中的相关论述，“伊斯兰国”的政治目标可大致概括为：（1）通过培育治理失败和/或宗派内战的条件，永久地打破伊拉克、叙利亚及地区内的政治边界。（2）通过控制伊拉克及叙利亚境内的领土，对其境内的人口实施治理并抵御外部威胁，建立伊斯兰“哈里发”。（3）在“哈里发”境内实现全球“圣战士”的联合。（4）实现“哈里发”的领土扩张，使其连接到更广阔的穆斯林群体中，最终创建一体化的伊斯兰世界。^①

可以说，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极端化的伊斯兰政治实体，它排斥整个世俗民族国家体系及民族文化认同。一方面，在主权问题上，传统伊斯兰文化的真主主权观念，被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成为反对国家主权的“伊斯兰国家”理论，诉诸实行伊斯兰教法、重建政教合一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实践，并以“哈里发”或其属下的酋长国作为唯一“国家”身份。另一方面，在认同层面上抹杀民族文化特性，以践行“沙里亚法”为政治标准，以回归伊斯兰“虔诚时代”为社会及文化准则，试图通过强制性的宗教极端主义规范群体认同而否定认同的多样性。由此发展，信众的孤立化、封闭化和极端化将会有加剧的倾向。

由于对“异教徒”和世俗价值观的强烈排斥，伊斯兰极端主义对外部世界“敌我”关系的二元划分，使得伊斯兰极端主义较传统恐怖主义更为顽固和不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和世俗的民族政治和解及妥协制度难以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形成制约。所以，极端主义分子既没有和谈的动机，也没有所谓的失败，他们的做法在某

^① Jessica D. Lewis, “The Islamic State: a Counter – Strategy for a Counter – State,” ISW, Middle East Security Report 21, July 2014.

某种程度上是纯粹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清洗，甚至带有反人类的性质。

三 极端主义的扩散与全球化

从 2001 年的“9·11”事件至今，伊斯兰极端主义经历了一个由在全球向西方世界开战的全球化阶段转向以地区政治夺权为目标的地区化时期，他们利用具体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争端进行恐怖活动，而建立伊斯兰极端政权成为它们核心的政治目标。

从目前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核心——圣战派萨拉菲主义来看，它大致可以分四层：核心“基地”、分支“基地”组织、其他圣战派萨拉菲团体，以及被动员的个人与网络。除了核心及分支“基地”组织直接或间接付诸于“建国”实践外（如前“基地”分支建立“伊斯兰国”“博科圣地”在“基地”北非分支支持下“建国”等），其他圣战派萨拉菲团体和分裂主义运动的关系更加紧密。伊斯兰极端主义已成为分裂主义的思想基础乃至主导力量。

从我们对泰国南部、菲律宾南部、马里北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及“伊斯兰国”等案例的分析结果来看，当前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和蔓延已超越了其母体即“政治伊斯兰”的思想、理论阶段，通过与分裂主义结合或利用所在国的局势混乱“开疆拓土”“武装割据”，进入到“立国”的实践化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已经不仅仅是恐怖袭击而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问题（例如近年来在突尼斯针对外国游客的袭击及法国发生的“独狼”式恐怖活动），而是它对现代政治文化、民族国家观念及国际体系的冲击。

四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流动与威胁

近年来，全球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和动荡，国际反恐压力不断增

大。随着中东局势的剧烈变化，以“伊斯兰国”为首的国际恐怖势力掀起了新一轮的恐怖主义浪潮，并导致了规模空前的参与人员的全球流动。联合国安理会反恐怖局指出，在目前主要的国际反恐议程中，居于首位的是应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FTF）现象。^① 联合国安理会在 2014 年 9 月 24 日通过第 2178（2014）号决议，明确指出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对国际安全与稳定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肆虐于中东等地的极端恐怖组织中，仅“伊斯兰国”在巅峰时期就有来自上百个国家的 2 万—3 万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其规模和流动率为历史之最。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极端主义的蛊惑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随着“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溃败，国际恐怖主义将迎来新一轮的扩散浪潮。一方面是“伊斯兰国”将加快全球战略的调整及扁平化组织结构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强化“域外”分支的建设。另一方面，参与“伊斯兰国”的众多恐怖组织及人员将不断转移和回流。在此次浪潮中，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扩散及回返，将对国际安全构成新的严峻挑战。

需要看到的是，此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逆流的聚集和扩张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高度重叠，它不可避免地对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构成诸多消极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和研究。2016 年 8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提出了 8 项要求，指示要切实推进安全保障，完善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方案，确保有关部署和举措落实到每个部门、每个项目执行单位和企业。因此，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国际恐怖主义及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现状及流向进行研究，进而评估其安全

^①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of the Counter – Terrorism Committee Executive Directorate on its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14 to 2015,” December 18, 2015.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2015/984).

威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安全保障及风险应对工作的重要内容。

五 去极端化工作的启示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伊斯兰极端主义为恐怖主义的暴力提供了一个合法性的框架，它不仅描绘出“建立哈里发国家”“践行沙里亚法”等蓝图，而且为信徒提供了克服杀戮恐惧和其他类型的危险行为所需要的道德理由。在实践上，极端主义反叛运动具有根植于社会的天然的组织结构的优势，如活动细胞众多、组织松散、隐蔽性、外部支持、领导力、意识形态及合法性等。所以，在这种思想和组织优势下，极端势力更难以对付。从世界各地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东南亚、中亚、高加索，还是中东和西北非，至今尚未有彻底消灭极端势力的成功案例。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已经发展到诉诸暴力手段的地区，它是难以通过武力手段根除的，必须对其思想和社会根源进行治理。

由于历史与现状的巨大反差，以及伊斯兰世界普遍性的不平等遭遇，极端主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很大的煽动性。然而，暴力极端主义并不能为当前的困境提供正确的出路。相反，它很可能加大袭击力度，加剧地区政治冲突，留下破坏和痛苦的痕迹。从长远来看，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暴力极端主义除了会加剧地区的碎片化之外，它无法克服殖民边界或实现穆斯林的统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真正需要的是，地方、地区和全球行为者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同时治理极端主义得以滋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有效地开展去极端化工作，成为应对暴力极端主义威胁与挑战的重要路径。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暴力极端主义之认同政治机理研究	(1)
第一节 认同与极端主义	(2)
一 认同与认同政治	(2)
二 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宣传	(3)
第二节 认同因素与极端化研究模式	(7)
一 阶段式极端化模型	(7)
二 极端化进程中的心理及认同因素	(10)
三 主要极端化因素的综合	(13)
四 现有模式评述	(14)
第三节 认同边界的塑造与强化	(17)
一 自我与他者的塑造	(18)
二 内群体偏向	(20)
第四节 创伤、危机与认同建构	(22)
一 创伤与认同建构	(23)
二 危机认知	(25)
第五节 认同政治中的解决方案及其循环	(27)
一 解决方案构建	(28)
二 自我强化的循环动力	(31)
三 案例分析	(33)

结语	(36)
第二章 “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叙事结构及其影响	(38)
第一节 “伊斯兰国”的威胁	(38)
第二节 “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	(42)
一 “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来源	(42)
二 “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特征	(45)
第三节 “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叙事结构	(47)
一 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叙事	(48)
二 “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叙事的结构分析	(50)
第四节 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否定与冲击	(57)
一 对民族国家主体地位的挑战	(58)
二 否定国家主权的世俗性	(61)
三 挑战国家领土的完整性	(63)
四 将针对平民的极端暴力合法化	(66)
结语	(69)
第三章 “博科圣地”与萨赫勒地带暴力极端主义	(72)
第一节 萨赫勒地带与尼日利亚的暴力极端主义	(72)
一 萨赫勒地带的安全威胁	(72)
二 尼日利亚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74)
第二节 “博科圣地”的兴起和演变	(78)
一 兴起与流变	(78)
二 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	(81)
三 发展特性	(85)
第三节 “博科圣地”兴起的背景与动因	(92)
一 以族群、宗教政治化为基础的南北势力的角力与 利用	(92)
二 宗教极端主义的长期浸染和历史驱动	(94)

三 行业、地区发展失衡与南北不平等导致的暴力宣泄	(95)
第四节 “博科圣地”恐怖主义的影响	(97)
一 对尼日利亚：制造人道灾难与国家危机	(97)
二 对萨赫勒地带：威胁溢出与形成恐怖动荡弧	(98)
三 对发展冲击：恶化发展环境加剧发展危机	(100)
第五节 宗教极端主义与中部冲突及南北的潜在分裂	(101)
一 北方化与伊斯兰化政策	(102)
二 伊斯兰化的宗教政治发展及其消极后果	(103)
三 宗教极端主义与南北分裂危机	(104)
第六节 “博科圣地”威胁的应对	(105)
一 加强地区反恐合作与国际支持	(105)
二 制定和实施全面的治理战略	(107)
第四章 “伊斯兰国”与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	(110)
第一节 东南亚恐怖主义活动与研究现状	(111)
一 东南亚恐怖主义活动现状	(112)
二 各国反应与研究现状	(116)
第二节 “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的渗透与影响	(118)
一 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区域化、本土化及其关系	(119)
二 “伊斯兰国”在东南亚进行渗透与影响的先天条件	(122)
三 “伊斯兰国”对东南亚渗透与影响的体现	(125)
第三节 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	(133)
一 国际恐怖势力与东南亚本土恐怖势力之间的联动性增强，双方互为支持	(133)
二 东南亚成为“伊斯兰国”的重点扩散区域	(135)
三 区域化扩散的趋势	(137)
结语	(139)

第五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安全场域中外国恐怖主义作战

人员威胁探析	(141)
第一节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威胁的相关研究	(142)
一 研究意义	(142)
二 研究综述	(143)
三 研究的现实性与可行性	(147)
第二节 当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象的形成及 演进	(148)
一 FTF 的界定与现状	(148)
二 当前 FTF 现象的形成	(150)
三 FTF 转移与回流的可能性及威胁	(155)
第三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 FTF 的分布与威胁	(163)
一 沿线地区 FTF 分析	(163)
二 FTF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威胁评估	(176)
第四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 FTF 威胁的应对	(190)
一 直接针对 FTF	(190)
二 间接应对极端主义的挑战	(193)

第六章 反恐怖主义语境下东南亚国家去(反)激进化述评

——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为例	(197)
第一节 激进化概念辨析	(198)
第二节 东南亚伊斯兰激进化概述	(201)
一 东南亚伊斯兰激进化的表现	(201)
二 东南亚伊斯兰激进化的特征	(202)
三 东南亚伊斯兰激进化的根源	(203)
四 东南亚伊斯兰激进化的程度	(204)
第三节 东南亚国家去(反)激进化述评	(205)
一 新加坡的“康复”(Rehabilitation)项目	(206)
二 “印尼路径”	(210)

目 录 ◆◆

三 “不太成功”的菲律宾	(213)
第四节 案例比较与去(反)激进化困境	(217)
一 评估标准	(217)
二 案例比较	(218)
三 去(反)激进化困境	(220)
结语:去(反)激进化呼吁国际合作	(222)
参考文献	(223)